

漫的节
痕的移

鸭子·麻袋·傻子·丁钩·捣捣·茄子·地球·老皮·瓶盖儿·吕四

刘海栖 著

● NANHAIYOUXI

男孩游戏



男孩游戏

刘海栖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的话

这本书实际上是我对童年的一次回忆，里面的许多人物在那个时期中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没人替他们讲讲那些久远的故事，甚至连他们本身在被人遗忘的同时也逐渐地遗忘掉那方曾经拥有过的天地，这不是他们的过错。我希望我笨拙的笔能唤醒我的朋友们的记忆，并且也为笼罩在阳光中的日子提供某种参照。



刘海栖，1954年10月20日生于武汉，山东人。16岁入伍，22岁复员。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这群嘎子哥》、《明天会怎样》、《银色旋转》；长篇童话《灰颜色白影子》、《笔·肚皮·一个故事》。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社编审。

在即将被淡出记忆的岁月里，
有一群男孩子生活在其间……

第一章

说来好笑，当时全都是因为一个屁。

用这种字眼儿给一个故事开头可不怎么妙，我并不是存心要去糟蹋点儿什么，我现在早已失去了这种兴致。我那会儿倒是对这类事情兴致挺高的，甚至差点没把自己整个儿地给糟蹋掉。我当然知道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开头对于一个故事意味着什么，问题是人并不总能很好地把握自己，哪怕是隔了大半辈子你变得成熟得要命，可你总会在某些时候不失时机地想起多年之前发生的某件事情，尽管有些东西早已事过境迁与你眼下的身份或心情不怎么协调，可你总会不失时机地想起它来，这你无法改变。

当时的确是因为一个屁。

后来我把这件事情讲给我的朋友们听，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听了之后便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而另一些人却说，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我当时住在北方的一个中等城市。这地方的夏天闷热而漫长。城市当中有一片洼地，人们管它叫西大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乏想像力的名字。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不止一次地碰到过类似的名字，这类地方总是把我的想像力搞得一塌糊涂。我的家就趴在西大洼的正中间，风像一只胆怯的鸟一样总是在我家屋后那株臭椿树的梢头跳动，秋天就来得格外迟。

我是在这一年秋天的早些时候进的中学。

一开始我还不错。

一开始像我这样的家伙准不错。我那会儿刚开始蹿个儿。我估计那一个夏天的几个月当中我长了足足有 100 公分。我甚至做梦的时候都能听到自己的骨节被挣得嘎嘎作响类似于一辆破烂的牛车。而在这之前我简直就是一粒不值一提的嘎崩豆儿。我认为我得感激南大湾。这同样是一个缺乏想像力的名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这座城市的先人们是一群方向感极强总也不迷路的家伙，他们似乎整天在某个中轴线上盯着北斗星成直角地走来走去。要是换了我的话，没准儿得管那片水叫蛤蟆塘鱼虫洼什么的。事实上那片残叶形的水塘里挤满了这类饶舌的或者沉默的小动物。我整整一个夏天几

乎都泡在这片水里。

我记得我是在某个炎热的傍晚开始多吃一个窝头的，那天我刚学会了换气。一群蝙蝠在饭桌上空盘旋，我捧着那个窝头瞅就像雨后的蛤蟆盯着空中的晚霞。

去南大湾了？妈妈眼里流露出一丝忧郁，然后伸出手来用长长的指甲在我赤裸的脊背上划了一下。

嗯。我嘴里塞得满满的。所有的家长都会来这一套，你最好还是承认。

前天东街马家的小三子淹死了你知不知道？

知道。那是个长着一张豁嘴的家伙，捞上来后我只看见他瘦伶伶的脚踝下一对雪白的脚板心皱得像一张饱经沧桑的脸。

知道还去！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是一条鱼。类似的梦我后来做过许多次，但唯有那一次在记忆中最清晰。

第二天我照旧去了南大湾，第三天第四天也是。在这之前我基本上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问题是你如果会游泳就该知道能换气对于不谙水性者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反抗在我的一生中当然微不足道，它

给我性格所带来的影响我是过了许多年之后在一次内疚中猛然省悟到的。

这之后我做得比较谨慎，从水里出来到吃晚饭之前这段时间我总是大汗淋漓地围着西大洼跑上约摸一万圈。这样我妈的长指甲在我光光的脊背上除了油泥之外就什么也甭想得到了，直到有一天她看见我在水里真的像一条泥鳅似的游来游去。

我就这样钻进了中学，跟一条泥鳅没两样。

那一天是 1968 年 9 月 16 日。

那一年的秋天很热，在很热的那一个秋天中的某个上午，你可以看见一个高而瘦的男孩子，披着一身黝黑的皮肤，站在一扇没有玻璃的窗户跟前，低垂着头，一缕额发遮住眼睛，目光散乱地盯着从黑色塑料凉鞋中露出来的肮脏的脚趾头，那就是我。

我说过一开始我还不错。当然不能算太好，我这人从那时起直到如今也没有太好过。我是指我在那 48 个人当中既没有被轻视也没有被重视，这也像我后来一样。我和所有人之间或者说所有人和我之间都保持着一种恰如其份的距离或者说恰如其份的联系，这距离或联系使我避免离群索居或者与某人某一伙人打得火热。这两类现象普遍存在。有那么几个家伙我甚至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的牙齿，他

们总是茫然无措若有所思地盯着前面的人的后脑勺或者窗外的水塔，就像公园的长颈鹿向往虚构的非洲大草原，我有段时间一看见他们就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校门，一不留神上了间聋哑学校什么的。而另外的几个家伙你只要看见他们就会想起街头那批卖老鼠药的。我恰如其份地游离于这两种类型人之间，没人重视我，比如有事没事地照你肩膀上拍拍，拍得你心口窝冒酸水；也没人轻视我，比如时不时地照你来上个白眼，弄得你一整天都得心潮澎湃地斗私批修。

在1968年那个炎热的秋天的一开始，在我目光散乱地盯着从黑塑料凉鞋里露出来的肮脏的脚趾头之前，我以为我真的是一条水里的泥鳅。

那件事发生在早上。

当时我坐在三楼西头那间墙皮剥落的教室里，目光透过一块破裂的玻璃瞄向窗外。窗外秋日的阳光像鸟一样在白杨树梢头跳荡，而一只鸟则在玻璃裂纹编织的网中像阳光一样啾啾鸣叫。我总是在这种时候朝窗外看，那只褐色的鸟每天准时飞过来，在奇怪的网中蹦蹦跳跳，做些可笑的动作。我不知道每天飞来的是不是同一只鸟；我甚至叫不出这种鸟的名字来。在北方城市这种鸟并不多见，我不记得

在别的地方见过这种小东西。麻雀之类的玩艺儿这里倒是多得很，不过它们不讨人喜欢，除非你用弹弓练练枪法什么的时候它们显得还不错，其他时候你最好连想都不要去想它们，否则你非得栽在它们手里就像你总是栽在邻居二大妈手里一样。这种褐色的鸟倒是挺讨人喜欢，尤其是当它摇头晃脑把肥肥的小胸脯挺得像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的时候你简直不知道是该夸上它两句还是该骂上它两句。可我始终弄不清每天飞来的是不是同一只鸟，这个问题让我伤透了脑筋。

我坐在那里眼睛盯着窗外，我想我的脸上充斥着糟牙腐烂发霉的那种表情。这个时候我听见了一道细而悠长的声音，便暂时放弃了那只褐色的鸟。细而悠长的声音还没有完全消失，我扭回头来，同时鼻子闻到一股味道。

这就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我放弃了那只褐色的鸟。那股味道逼着我用手捂住鼻子。但即使捂住鼻子也阻挡不了那股味道丝丝缕缕地往鼻腔里钻。我敢打赌，那股味道显然来自煎饼大葱咸菜搅拌后的发酵物。我先来说一下我的弱点，我这人腼腆敏感虚荣心极强捎带着还有些神经质，这是我经过许多年的慎独特别是读了中文

系之后用通俗语言总结出来的典型性格特征，我想那会儿就已经种下了种子。我捂着鼻子扭头像只骄傲的仙鹤似的四处望了望。我这样做说穿了是为了自己，我不想让人觉得那股味道是来自我身上的某个部位，这类事情常常容易让人弄混，尤其是身边还有那么几个女孩子的时候，我说过我生性腼腆虚荣心极强。我发现大家都道貌岸然地正襟危坐，没有第二只仙鹤，他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我。我有些扫兴，把头扭回来，然而马上知道那股味道来自哪里了，对有些事情我往往很敏感。

我的目光在我同位脸上停了一秒钟。实际上准确地说是我的眼角的余光在那张脸上仅仅扫了那么一下。强调时间的短暂很有必要，因为那是在1968年的秋天的某一个上午，我确信在这个上午所有像我这么正经的男生打量起女生的脸来只会比这个时间更短而不会更长。我用的时间之所以稍稍长了一些并不是别有用心，因为我发现那张脸上呈现出一种很微妙很特殊的表情。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张脸平静如水，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试图寻找同样的表情以抚慰我骚动的心灵每一次最终都归于失败。问题是我当时敏感得要命，当我的目光从那张平静如水的脸上扫过的一刹那我竟然发现了一丝红色隐藏在颧

骨下的一片暗影中，然而我的目光还没有移开那片红色的暗影已然消失颧骨变得如同那 14 岁的额头一样平滑洁白。

这瞒不住我，像这类的事情永远瞒不过我的眼睛。直到今天我还能从编辑给我下的茶叶的数量上判断出我那篇稿子的命运，或者从领导打我面前经过时的步态中构想出我最近一段时期的政治走向。有些才能是天生的。我突然有些忍不住了，因为我该死的脑袋里紧接着就萌生出一个异想天开的问题。

——女生也放屁？

我不敢肯定现在穿着“耐克”鞋的中学生会不会蹦出这样的问题，即使当我成了儿童文学作家之后我也没有勇气向我的那些年轻朋友询问他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这种问题就如同“小明的床底下有什么”之类的谜语一样幼稚，并且还有点“那个”！我猜测现在不再会有人傻头傻脑地这样想，否则那家伙准是智商出了毛病。不过 1968 年某个炎热的秋天的上午就有这么一位号称中学生的家伙坐在墙皮剥落的教室里捂着鼻子被这种愚蠢的问题搞得神魂颠倒。

我的目光再一次从那张平静如水的脸上扫过之

后就捂着嘴巴嗤嗤地笑起来。我说过我有时候很神经质，我常常会无缘无故地笑起来，而在大多数该笑的场合却愁眉苦脸的让人以为被谁掏了腰包。直到后来我的母亲始终很讨厌我这个毛病。只要想笑我就会想像有个家伙把手伸进衣服里拼命挠我的胳肢窝，这种很孩子气的做法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讨人喜欢的，所以我最终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一直笑下去，笑到喘不上气来为止。

然而这一次真的出了毛病。

我不想把声音弄得很大引起别人的注意，便用手指头拚命捏住嘴巴想把声音憋回去直憋得浑身打战像一条刚跟谁打完架的狗。我一边笑一边想我的同位如果知道我为什么笑的话她的脸眼下一一定红得像一颗熟透了的大苹果。她不会不知道我为什么笑，不过我不敢看她。我知道我很坏，问题是我忍不住，我那会儿就是这样神经兮兮的。

我像一条狗似的拼命打着战，我觉得没准马上就要给憋死了，突然我的后背被一个很硬的东西撞了几下。这玩艺儿救了我。

你着虱子啦！身后那人低声地吼。

你他妈才着虱子呢！我冲胳肢窝那儿也低声吼了一句。那小子的说法很扫人兴，我一向讨厌虱子，

我妈也从没有让我生过虱子。

没长虱子你乱晃悠什么？

我晃悠什么关你屁事！

喂喂，现在是天天读！我前边那位扭回头来冲我嚷。你们两个自觉点儿。

多管闲事。我小声嘟噜了一句。我一向懒得和女生打交道，跟她们你什么事情也说不清楚。

你嘴巴放干净点儿你。她干脆回过头来给我来了个横眉冷对。

我他妈我怎么啦我！这种人真叫人恶心，她总会在无论什么场合不失时机地把你往陷阱里头拉。

不过我的嘴巴确实不怎么干净，那个时候我只要一着急嘴巴准不干净。我突然不知怎么的想知道我的同位对此如何看。可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背上又给硬邦邦的来上了那么一下。

我努力地克制自己，没有回头。我倒并不是害怕他，你没必要害怕一个胆小鬼。问题是当一个胆小鬼肆无忌惮地用桌子撞你的时候，你最好把事情朝坏的地方想。我知道我现在要是回过身去朝他两眼之间的凹处或者邪恶的鼻孔眼儿来上一下那感觉肯定不错，可我不会那么做，他们肯定就等着这一手，我甚至只要稍微流露些类似的企图，就会有一

群胆小鬼围上来冲你嗷嗷乱叫。这种事情他们做起来十分地道，我有把握。当他们把你嚷得头晕脑胀的时候你就栽定了。

果然，我的背上又硬邦邦地挨了一下，那个下流坯显然受到了鼓励。这种家伙只要受到谁的鼓励你就根本没法拦得住他，可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他肯定是个十足的胆小鬼。我往地上啐了一口，同时向胳肢窝里狠狠地骂了一句脏话。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我无论怎样仔细回想也想不起其中的细节了。我只记得后来老师站在我身边，而所有的人都冲着我嚷。

他破坏天天读！

他还骂人！

这小子故意放屁！

我敢打赌王八蛋连尿渣都带出来了！

我让他熏得连一个字都看不下去！

揍他！

噢——

他们就这样像一群胆小鬼似的冲我嚷，这我早料到了，但我没料到他们比我想像得还要卑鄙一千倍。

我没——我看了看我的同位，她倒没有冲我嚷，

她甚至连看都没看我。根本不是我——

不是你什么？老师的眼睛从眼镜后边奇怪地看着我。

就是他，我敢打赌，他今天早上吃的是煎饼卷大葱还有小萝卜咸菜准没错！

嘻嘻——

哈哈——

我觉得我真该转回身去朝那小子两眼之间的凹处或者邪恶的鼻孔眼儿来上一下了。我把拳头攥得很紧，我的两条腿打着哆嗦。这不是因为害怕，我一生起气来准是这样。

我——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只要一生起气来总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平常我觉得我在口齿方面还不错，但只要一生起气来简直连个哑巴都不如。问题是你没碰到当时的场面，只要有那样的家伙在你面前站着，你即使会说山东快书也注定要栽。

你什么你？老师怀疑地盯着我的拳头，又看看我的脸。你还想打人？

他就是想打人！

他？呸！

揍他！

不是我放的屁！不信你问——我申辩道。

问谁？老师怀疑的目光又从我的脸上移向我的拳头。

是啊，我问谁呢？我突然哇地哭了起来。

1968年秋天的某一个上午我真是糟透了。究竟是我自己出了毛病还是真的落进了一个圈套我后来站在那扇没有玻璃的窗户底下时一直思考这个问题。那扇窗户在四楼楼梯拐弯处的一个房间里，它属于值勤排。在我们城市当时所有学校都有这种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为了维持革命的秩序并不反对偶尔使用一点儿暴力。这种房间丝毫不适宜进行思考，所以当我目光散乱地注视着肮脏的脚趾头时，出现在脑海里的并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那只褐色的鸟。我直到最后也没搞清楚这只褐色的鸟和整个事情有什么关系。褐色的鸟在网状的图形里蹦来蹦去就像在鸟笼里舞蹈，我后边老用硬邦邦的桌沿顶我背的家伙就很会跳舞，他常常在舞台上或者随便什么地方把脚扳得超过头顶或者马步蹲裆手捂心口窝做心向红太阳状，问题是他的鼻子下边甚至都露出了胡子茬儿，他一嚷起来喉结就跟小老鼠似的在瘦伶伶的脖子上上下下滚动。我一向讨厌男孩子跳舞，男孩子只要一跳起舞来准五迷三道的，他们一准会做出各种各样莫名其妙和下贱的事情，他们做出那些